

构建新时代文学的大厦

□李晓东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引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奋勇前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了新时代。党的十九大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包括八个明确、十四个坚持,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各个方面。新时代是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是前所未有的靠近世界舞台中央的时代,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代,也是以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时代。新时代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文学的繁荣发展提供了丰富深厚的素材、鲜明正确的引导、昂扬向上的精神、全面充分的保障。广大作家没有辜负新时代的呼唤,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不断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精品力作持续涌现,成果丰硕。

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3月4日参加全国政协文艺界、社科界委员联组会时发表重要讲话,希望包括作家在内的文艺工作者坚持与时代同步伐、以人民为中心、以精品奉献人民、用明德引领风尚。在致纪念中国文联、中国作协成立70周年大会的贺信中,习近平总书记又一次强调广大文艺工作者要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努力创作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民族的优秀作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系列重要论述,构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相适应的文学大厦,已成为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自觉的责任和使命。

中国梦是新时代文学大厦的基础

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深刻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战略目标的提出,是进入新时代的号角。我们的各项工作,都必须围绕和服务于这一战略目标,文学自然不能例外。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讲话全篇五个部分,一万五千余字,核心围绕一个问题,即文艺为什么事业服务。答案是明确的,文艺为实现中国梦服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长期而艰巨的伟大事业。实现这个伟大事业,文艺的作用不可替代,文艺工作者大有可为。”这就要求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必须把自己的创作和工作,自觉融入到民族复兴的壮阔洪流之中。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在不同历史时期,党一以贯之坚持的,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而中心任务因时而变。新中国成立以前,以军事斗争和夺取政权为中心;新中国成立后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以保持“球籍”,即政权和国家安全独立,恢复大国地位为中心;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八大,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十八大以来,在毫不动摇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础上,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实现伟大复兴,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全面复兴的盛世中国。文学与时代同步伐,就是要与新时代同步伐,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就是要记录、书写、讴歌走在复兴之路上的新时代。在这一视野下,确定自己创作的品格,包括如何看待历史、如何考察现实、如何选取题材和素材,确定怎样的风格格调气象。民族复兴大视野烛照下,历史虚无主义、民族虚无主义显出了本来的虚妄和脆弱;“反观自身”,表现个人情绪和小我意识的创作显出了固有的局限,希望破茧而出,飞向更广阔的天地;以“揭露”“批判”自许的创作,明白了认识的浅陋和素材选择的不客观;借“审丑”赚眼球、吸流量,企图获取利益的行为,背离了民族复兴中优秀文化繁荣发展的要义,必然被人

唾弃。而饱含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鼓舞全国各族人民朝气蓬勃迈向未来的作品,将越来越受到人民的喜爱和欢迎,构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的主流。

人民是新时代文学大厦的主体

十八届一中全会后的记者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演讲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奋斗的目标。十九大报告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以人民为中心’,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一切工作的宗旨,也是新时代一切工作的出发点、落脚点和最鲜明特色。关于文艺工作系列重要论述中,习近平总书记每一次都把‘以人民为中心’放到突出位置予以强调。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第三部分标题即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看望全国政协文艺界社科界委员发表的四点意见,位列第二的依然是人民,‘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一切成就归功于人民,一切荣耀都归属于人民。相信人民、依靠人民、服务人民,是中国共产党人忠贞不渝的最高信条。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多次强调“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讲话》最重要的贡献,就是确定了文艺的工农兵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广大文艺工作者用心用情用力抒写人民、描绘人民、歌唱人民。新时代是人民的新时代,新时代文学同样是人民的文学,是人民美好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文学源于生活,人民从来就是生活的主体,革命、建设、改革的所有成就,都是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的成果,新时代通过两个阶段的努力,到建党100年时实现民族复兴,同样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文学要想与新时代同步伐,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持续繁荣发展,从“高原”迈向“高峰”,只有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向人民学习,向生活取经,萃取民族复兴伟大征程中的典型环境、典型事件、典型形象、典型精神,发掘本质力量、本质属性、本质品格,才能有大成就。新时代是经济社会文化空前发达的时代,新时代人民是具有许多新的特点和性格的人民。现在,人们习惯用出生年代标志人的特性,如“80后”“90后”“00后”等,其实并非自然的公元纪年带来的变化,而是社会发展所产生的代际差异,随着经济社会加速发展,代际差异将越来越明显,如何及时、准确、形象、生动地书写和记录新的人和他們所做的新的事,对作家的挑战不容小视。

文学创作,尤其是承担着意识形态和文化培育责任的严肃文学创作,应当更多地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方向和创作风格,把更多能引起广大读者共鸣,使人们获得精神陶冶和思想提升的精品力作呈现出来。总之,人民是新时代文学的内容主体、接受主体、评判主体,优秀的作品必须反映人民为实现中国梦努力奋斗的主体地位和生动实践,为人民所接受、认同、流传。

现实主义是新时代文学大厦的色泽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联十大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不论多么宏大的创作,多么高的立意追求,都必须从最真实的生活出发,从平凡中发现伟大,从质朴中发现崇高,从而深刻提炼生活、生动表达生活、全景展现生活”,这为发展繁荣以现实主义为底色的新时代文学提供了根本遵循。

记录、书写、讴歌新时代,是作家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记录、书写、讴歌,其字意正与《诗经》之风、雅、颂相对应。记录,其类于风,到今天,作家深入生活还叫“采风”;书写之于文学,是经过艺术提炼和作家再创造的创作活动,包含从生活到艺术,由俗到雅的自觉过程;颂,取其颂扬、歌颂之意,是情感的赞扬和讴歌。记录是基础、书写是手段,讴歌是态度。《诗经》的本质,就是现实主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新时代文学,就要学习、继承、弘扬《诗经》以来,虽时代流变,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但始终构成中国文学主流主脉的现实主义文学精神、态度、风格。现实主义,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和革命文学最鲜明的

色泽。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成立的“文学研究会”举起“为人生”的宗旨,大革命时期、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以及中国当代文学阶段,现实主义都是中国共产党文艺工作的重要要求。

遵循现实主义创作方向,深入生活,就要真实反映新时代的社会现实。新时代是阔步前行、成就巨大的时代,同时也是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矛盾易发多发的时期,各种风险隐患深刻变化,在特定条件下还可能激化。文学承担记录时代的责任,为新时代留下无可替代的文学记忆,就必须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的,不断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既读万卷书,又行万里路,向柳青等老一辈作家学习,把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作为立身之本、终身事业,而不是走马观花式的“体验生活”;自觉锻炼提高观察生活、把握现实的能力,在纷繁芜杂的万花筒中,既看到色彩,又厘清基调;不浮光掠影地表现生活的表象、避重就轻地表现现实的边缘、浅尝辄止地表现历史的浪花,而是沉潜到新时代生活与现实的最深处,既回避矛盾风险,又用理性的思考,穿透现象看到本质,深刻把握矛盾和风险是民族复兴伟大征程中必然会经历、也必须会战胜的暂时困难;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用与新时代相适应的笔力,创造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的典型环境下的典型人物;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美善战胜丑恶,让人们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梦想就在前方。

传播效能是新时代文学大厦的标杆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要有正能量、有感染力,能够温润心灵、启迪心智,传得开、留得住,为人民群众所喜爱,这就是优秀作品。习近平总书记为优秀作品下的定义中,“传得开、留得住”是关键要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弘扬、真善美需要传播、民族精神时代精神需要彰显、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需要影响千万人,中国精神中国故事需要让世界倾听,这些使命,都有赖以优秀文学作品为载体传于远方、垂于后世。

5G时代的到来,是当前一个全世界关注的课题,传播技术的飞速发展和传媒领域的空前变革,不仅影响新闻事业,对文学的影响同样明显、巨大而深远。当前,互联网、自媒体、融媒体无处不在,前所未有的地作用着生活工作的每一个角落。今后,传播手段会发展到什么程度难以预料,可以肯定的是,只会越来越快、便捷,作用也将越来越大。因此,新时代文学传播能力的建设,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而迫切,任何時候遇到的挑战都要大,提供的机遇都要多。广大作家要自觉从意识、思想、能力、责任上适应新时代传媒形态对文学工作的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寄语广大作家用明德引领风尚。作家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应该自觉修身立德,为社会作出榜样和表率,那些假作家之名,行自私自利之实,借互联网、博客、微博、微信等传播载体,以“搏出位”赚取利益的行为,都背离了作家启迪思想、陶冶情操、温润心灵的崇高责任,也是对传媒内容的伤害。我们常说传媒时代“内容为王”,其实作家本人的人格,才是最为重要的内容。

以互联网为基础的传播手段,比传统媒体更容易快速产生巨大效应,带来前所未见的声名和利益,网络文学等新兴文学形式影响着年轻人的阅读习惯甚至生活习惯,也重构着文学格局。本质上,网络文学传承的是中国自宋代以来就已出现,到明清白话小说达到高峰的通俗文学,以期刊、报纸副刊为园地的传统文学,则是“雅文学”“纯文学”的发展。“二水并流”,要相互学习借鉴,取长补短。传统文学要更多运用网络传媒,实现更大更多更远的传播效能,让融铸新时代精神、展现新时代风貌、彰显新时代气质的精品力作到达号称“互联网原住民”的“90后”“00后”甚至更年轻的一代又一代。网络文学作家要去除单一以经济效益为指针的创作状态,自觉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系列重要论述,自觉提升责任感、使命感和创作水准、文化内涵,将“粉丝”巨大的传播优势与优秀作品的内容优势结合起来,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双丰收。

习近平总书记深情寄语,当高楼大厦在我国大地上遍地林立时,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厦也应该巍然耸立。新时代赋予新使命,新时代提出新要求,举精神之旗、铸时代之魂、怀赤子之心、树凌云之志,构建新时代的文学大厦,恰逢其时、刻不容缓、责任重大、前景光明。

近读习近平主席关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的论述,心生许多感慨和激动。他言简意赅地切中了当前文学艺术的要害,无疑具有导向引领的深远意义。长诗在这一命题中,我以为更具有国家性和民族性。反观近几年的长诗创作,峭岩以时代歌者的姿态,屹立前沿,做出了突围式的贡献,应该说,他是“培根铸魂”的实践者,又是“明德引领”的示范者。

峭岩的诗歌从军旅诗开端,逐步走向广阔的心灵世界和生活世界,创作出一批令人瞩目、称道的长诗作品。诸如被世人称为“史诗三部曲”的、荣获全军文艺奖的《遵义诗笔记》,获全国长诗比赛金奖的《烛火之殇——李大钊诗传》,以及写文成公主的《跪你一千年》等。评论家绿岛在其《峭岩长诗审美嬗变与突围》一书中,充分阐述了峭岩长诗在诗歌史上的地位和当下意义。新时期以来,写长诗的诗人不在少数,长诗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诗人对诗歌这一体裁写作更成熟的把握,意味着更娴熟的技艺、更深邃的思想、更持久的创造力和才情。较之短诗的即时灵感碎片式抒情,长诗往往承载着一种写作雄心,这种雄心当然不是指对一部巨著的渴望,而是指内在的厚度与宽度积累到一定程度时,自然而然形成的一种爆发。

所以,又回到一个简单的结论上——长诗对世界的“重建”意志,只表现为艺术上的意志和效果。假如它要改变历史或世界,那么它就不能不变成一种科学的论证,一个实践与检验的过程。

尽管如此,“重建”却是一种真正的诗意呈现,它首先得有一整个世界和一整部历史,然后由诗人给这个世界或这部历史的每一种现象标注上自身的心灵“密码”,这些“密码”又不完全按照世界或历史自身的秩序或次序来标注,而是由心灵自身主导的次序或秩序来进行,这样一种重组或建构,实际上有着人类自身精神一般的运动特征。

那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背景下,长诗除了上述“重建世界”的目的之外,还包含对历史重意图的问题,有的长诗在真正的史诗性表述上实际上是不充分的,这也是我在这里重点地把峭岩的长诗作品加以分析的理由。一方面,它在我国社会主义诗史上,是英雄主义复兴的一个典型;另一方面,源自个体心灵的长诗虽然也有许多历史意绪,却如上所说并不能真正称得上是一种史诗表述,而峭岩的长诗恰恰从数量和质量上补充了这一缺憾。他的长诗无疑正是史诗,因为他所写的历史,正是“本来就有”,并且在具体的历史人物再现中,具象地呈现出了人物的精神史和社会活动时空,其中包含着具体的历史轨迹和历史框架,这些内容在激活读者对过去时空的想象力方面无疑是有效的,从而足以从阅读本身的感性里构成对其诗的史诗属性的印证和确定。

峭岩的长诗可以提供这样一种探索的空间,因为他首先有着一种突破传统政治抒情模式的雄心,其次,他又不甘于做一个只服从内心的抒情者,而试图从外部世界寻找一种更强健的建筑形式,作为铸造英雄形象的勇气和力量。

例如在峭岩的《烛火之殇——李大钊诗传》(以下简称《烛火之殇》)中,历史文本和历史事件是再现史实和历史空间真实的方法,但是,仅仅是这些对现代读者来说只是抽象的段落和旧时代的新闻片断,还不是具象的历史行为空间,还不能构成一种有延续轨迹的历史框架。峭岩在诗中如是写道:“老人们都在追忆风雨过去/花朵的孩子们也在教科书上/寻寻觅觅/打捞历史的沉积”,“回忆”实际上还是启动历史的序幕,而“打捞”则还未能从整体上勾勒历史,还原史实,那么,怎样才能重现时空的真实呢?诗人说:“时光正好/我要启程”。启程去往历史所在地,去往东京,去往前辈游学故地,去往五四大街,去往北京李大钊故居,“在杨柳花盛开之前/飞越雅布洛诺夫大山的山顶/……抵达莫斯科的晚照里”。这当然不是为了诗人自身的旅行,而是为了沿着前辈的足迹重新再走一遍,以当下的旅途景观嫁接带有历史背景的地理位置,使得历史不再是一种遥远的回忆,而是“我”走进并亲历的现实。

李大钊这样一个历史人物,在他个人所经历的社会和政治史中,实际上包含着最终形成社会主义社会的进化史,同时又是整个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史,即从民主共和思想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演变史。因此,虽然是写李大钊,实际上却是社会主义自身的演变史,又是中国共产党集体形象在历史中的象征。诗人把李大钊尊称为“父亲”,而不是把其他的重要历史人物比如陈独秀、毛泽东等称为“父亲”,显然不仅仅是源于创作长诗的预备过程中经过深入理解和了解李大钊这个人物时产生的主观情感,更是对这一历史人物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因果关系的设定。这样一种设定,使得历史中的一条线索或从整体历史中抽象出来的部分历史成为与社会主义社会共同构成整体的其中一。

无疑,正是因为个体史中同时包含着集体史,局部的历史(即共产党所领导的无产阶级以最终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为目标的革命史)同时包含着更完整的历史(即不仅仅是到民主革命的胜利为止,而且还包括为更长远的社会目标而奋斗的革命实践史)，“父亲”才有了既抽象又具象,既必然又客观的属性——必然有这样一位“父亲”,它是所有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率先做出牺牲的先烈之一,又是这些先烈的集体的象征,也是“父亲”的具体化。从纯艺术的角度来说,选择一个人物作为“父亲”式的偶像,不仅要有诞生时间上的优先性,而且还要有道德上的完美,他的点点滴滴必须是毫无瑕疵的,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甚至从名字上来看,都足以令人尊敬,令人毫无困难地从直觉中勾勒出他庄严、伟大的形象。

更直观的例子,《烛火之殇》之“烛火”,并不能被其他任何相近的词替代,而只能是“烛火”,它象征着星火,象征着微弱却不容忽视的、起初乍见的光明,只有“烛火”才直喻了黑暗中的启明,微弱中的珍贵,才更在因微弱而被熄灭之中传递了一种痛惜、愤怒和深切的悼念。这种准确的把握,对于一个老诗人来说自然是毫不困难的,但也需要十二分的用心才能够鉴别那些似是而非的概念。

峭岩以一种最虔诚、最纯粹的爱戴,最深切的悲痛地打开了一部共产党人的历史,并同时构成了最富于史诗属性的审美形态。事实上,在古典史诗中,无论是叙述者的议论、旁白和话外语,还是角色的语言,常常都带有一种饱满的情绪或者一种戏剧性的声调,这种高蹈的情感化的语言,或者始终饱含生命之喜怒哀乐的语音,无疑是构成古典史诗无可超越的艺术特质的重要部分。这种情感的呈现,显然不同于其他文体的呈现方式,前者是持续的,始终充分的,不因时空和叙述形式转换而减弱或空缺的,换言之,只有诗人全身心地投入他所关注的对象,投入对象的时空,甚至成为对象本身,他才可能完整地体现对象、体现对象的历史。

同理,峭岩的长诗也在这样一种情感的线索中构筑了一种完整性,正是这样一种情感模式使得诗可以在不遵循时间次序、不充分展现历史材料和时空的情况下,依然反映了一种完整的历史。如果阅读本身是一种再创作,那么从纯粹的读者角度来看,《烛火之殇》对李大钊的形象再现实际上是一种格式塔再现,它比历史自身所提供的资料无疑要更为完整。尽管材料的组织方式是灵活多变的,甚至带有印象主义的痕迹,但从整体来看,却体现了一种写实主义。一种多元的、多角度的时空、倒叙、议论和心理学形式的切入和角色代入式的抒情,恰恰使得人物打破了公式化的内在秩序,而有了他自身生命鲜活而淋漓尽致呈现:呼吸、脉搏的跳动、理想的奔腾、赤子情怀、学者的抱负、革命者的无畏、领袖的气度,无不一一展现于读者面前。

这种“写实”方式在峭岩的其他长诗中同样十分突出,可以算得上是一种典型的峭岩模式。这种模式的基本框架内包含这样几类艺术构造:传统的政治抒情、史诗、现代主义诗学和视觉艺术呈现方法。他的另外几部长诗《遵义诗笔记》《跪你一千年》《萧萧班马鸣——萧军诗传》等,同样融合了上述类型。就艺术的感染力而论,《萧军诗传》与《烛火之殇》不相伯仲,事实上“峭岩模式”正是在这两部英雄诗传中才得以呈现,也即相对来说,它们把上述的艺术手段,加以构造和揉和,运用得炉火纯青。在书写上显得更为自由酣畅,情感更加饱满,并因此与一般的政治抒情诗区别开来,成为一种独特的诗学景观。

我们完全可以这么说——正是这种独特性,让峭岩的长诗从第一代政治抒情诗中间脱颖而出,作为后历史主义的典型,留存诗史。

峭岩长诗时代精神的诗意突围与建构

□章闻哲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致中国文联中国作协贺信精神